

书房



周国忠 著 作家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

周国忠的弟弟周家忠,38岁被查出晚期肝癌,41岁去世。在本书中,国忠记述了弟弟最后三年的生死历程。他只是如实地记述,从病到死,一幕幕场景,弟弟是怎样表现的,他和亲属们是怎样表现的,不加任何修饰,正因此而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。我们读到的绝不是一个通常的悲情故事,自始至终,我们的心被血浓于水的亲情所温暖,也被灵超乎肉的信仰所提升。

人的两度展开和爱的双重演奏

文/黄毓璜

弟弟家忠因患多发性晚期肝癌离世五年后,痛定思痛的哥哥为其最后几年的日子纪实,原无成书的打算,没有出版的预期。出版固属偶然,赢得频频加印、评家蜂起乃至访者盈门的效应亦系意外。当然,读完这23万言,那偶然中的必然就十分昭然——一部悼亡的实录,经由人的两度展开并爱的双重演奏,是那等强劲地示人以感天动地的世间大爱,回肠荡气的联翩思情,振聋发聩的生死拷辩。

雨果称,“社会是肉体的世界,自然是灵魂的世界。”作品正是从“肉”与“灵”的两度展开上,实录了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。

社会变故使当电工的家忠陷入窘境,回归故里后又不幸罹病,其“肉体”的巨大苦况可以想见。可他却以超乎想象的韧毅、以难以理喻的坦然应接着死神日益肆虐的呼叫,于领悟《圣经》、研思生命真谛中坚定了自我的信仰,完成了灵体新生的奇迹。

马克·吐温说过,“不尊重别人信奉的神,就是真正的不敬。”布莱希特有言,“信仰可移山,您必须有信仰。”弟弟的信仰不只是应当尊重的,也是令人敬服的。一个文化层次未可言高的普通人,对阐释教义如此切合普世教育的精义,差不多具备了“大哲”的某种品格。惟其在生死关口明晰了“灵”与“肉”的生命辩证,其灵性进阶的过程,叠合了其向善求真、见智见勇的生命历程。

哲学和宗教是文学的左邻右舍。这样说固然强调了彼此的内在“联系”,同时就指向了彼此的区别。如一切文学作品那样,这是一部播种大爱的书。作者借助“神之爱”与“人际之爱”的双重演奏,完成了作为“创作总根”之“爱”的激扬。

在“基督伦理”中,我们会意识到一种“道德倾向”,而道德核心就是爱。是爱人,也是爱自然万物,包括书中反复出现的那些鱼儿们,那些金铃子们,那些橘子树们……斯

之谓无疆的大爱。作者指称的神之爱不是别的,就是对大爱的虔诚皈依和热切呼唤。

《弟弟最后的日子》集中而具细地表现的是人际之爱,尤其是亲情之爱。在病人膏肓的弟弟一边,始终强颜欢笑,以慰藉亲人;在恨不能以身相代的亲人一边,为延续弟弟的生命,忘却一己,尽力付出,倾其所能,倾其所有,不分昼夜,日复一日。那些啼血文字表明,弟弟在尘世只历了四十一个寒暑是过于短暂的,而其“最后的日子”却是被极力延长了的。不用说,这借助了一种力量,一种“神之爱”与“人之爱”交相和鸣的强音,一种遍披普世的大爱的伟力。

读者不会忽略那些笔墨,那些作家自审的“内心独白”以及跟那些作为前贤的“老人家”的“对阵”：“我是怕的!因为尽管我爱神,但我也爱着这个世界,我还有不少事情要做,还有不少牵挂!我越想越怕……”;“培根你老先生讲这些话(指关于“冷静地看待死亡”的论述)很智慧很洒脱,但似乎也太理性了一点,甚至有些薄情,至少缺乏深刻……”作家无意揭示宗教的内在矛盾,仅仅看到作家是在拷问、究诘宗教教义和生死理念是皮相的,作家的幽思其实切入了生存的悖论和人性的底奥。其思辨显然合乎形下之“情”,也显然不悖形上之“理”——在爱的题义中,“天国”之恋跟“人世”眷顾、现实关怀跟终极关怀,原该是相生相一的。不是吗,无论怎生“弃尘绝世”,无论何等“静观彻悟”,我们总是置身现实中人,我们向“彼岸”去悟过,还得无可规避地回“此岸”来行走。这也正是文学区别于宗教、区别于哲学之所在。文学的立点原本就在此岸与彼岸的桥梁中间,文学的作业原本就是那“悟过”与“行走”连接线上的作业。■

黄毓璜 江苏作家协会评论家

弟弟最后的日子 (节选)

文/周国忠

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,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稿。六个小时,我几乎没有离座。读到第九章,我再也克制不住眼泪,失声痛哭了。我痛哭,不只是悲伤,更是感动,崇敬,为生命能够如此尊严地面对死亡而自豪。

国忠啊,你的弟弟有一个多么高贵的灵魂,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生命。

——周国平(作家、哲学家)

艰难的时刻来到了。夜里10点钟开始,由于腹水上行压迫心肺渐趋严重,大家又遵医嘱不让他坐起来,平躺着的弟弟尽管有氧气软管插在鼻孔,但胸闷气喘很厉害,肝腹的胀痛更加剧了。弟弟两手抓着床沿想要坐起来,但大家按着他不让他坐起来,弟弟喘着粗气说:“大哥,你帮帮我,我很难受,快让我坐起来。”“让他坐起来!”我大声说道。我当时已明白,弟弟坐起来后,腹内积水相对减轻了上行的程度,可以稍稍缓解一些难受的程度,得以片刻的喘息。可大家又想着医嘱,坐了一会就又扶他躺下去。刚躺下去,弟弟就又要坐起来,如此反反复复,弟弟被折腾得烦躁不安,也被折磨得死去活来。

看着生命垂危的弟弟,我毅然决定,立即派小邓连夜赶去“天一中学”接侄女。11点10分左右,还很幼稚的侄女来到病房,叫了一声:“爸爸!”谁也没有想到,弟弟讲的第一句话竟是:“你来干什么?我没事,快回学校!明天还要上课呐,别误了课程!”大家听后都啾啾落泪。

我站在弟弟床头的北边,拉着他的手俯下身去对他说:“弟弟,我们弟兄俩要不要说几句话?”“要,好的!”弟弟喘着粗气答道。“弟弟,你自从生病以来到现在已快三年了,这三年来,你历尽苦难,默默忍受了无数的苦痛,连一滴眼泪也不掉!作为你的亲人,大家心里都很难过,都很悲伤,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来替代你,也没有能力为你分担痛苦,减轻你的痛苦,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,十分无能和无奈!但使我们欣慰的是,你面对巨大的苦难,坦然不惧,坚忍不拔,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和毅力,这种精神和道德品质一直感染着我们,激励着我们,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!三年来的传道,使你得着了生命真道,也已得着了永生!你播下的福音使大家受益,终究会开花结果!我们为你有这样一位真正的男子汉而自豪!我为有你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弟弟而感到骄傲!我还有一句话对你说,就是不管你发生什么事,一切都有大哥在,你尽管放心!”“大哥,我的重担卸下了!大哥,好了。”弟弟喘着粗气说道。“弟弟,你还有什么话吗?”我含着眼泪问。弟弟不再说话,只是吃力地摇了摇头。

弟弟渐渐有些平静下来,不再那样烦躁挣扎。看到弟弟已微闭眼睛,脸露睡意,我交待妻子有事立即打手机找我!交待完毕,我钻进自己的汽车里,独自一人靠在车椅上,一支接一支地吸起了香烟。

静谧的夜晚藏着神秘。医院大院的灯光,仍然柔柔地照着那片花房;那条长巷仍然灯火

闪烁,透出迷离的活力;远处传来一两声清脆的汽笛划破夜空,显得格外响亮。一切都是那么正常,一切都是那么合乎情理。是啊,弟弟与这些有何相干呢?他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百姓,世界不会因为他的病痛和苦难而悲伤,世界不会因少了弟弟而失去什么,一切都无所增添无所减少!

“人类惧怕死亡,就像孩子惧怕黑暗一样”,我已记不起这是谁说的话了。我在心里问自己:光明与黑暗究竟有什么区别?死亡和黑暗又有什么关系?心里的我回答我:没有什么区别,没有什么关系;一切都是假象,一切都是错觉。我又问自己:那人类为什么会惧怕死亡,孩子又为什么会惧怕黑暗?心里的我回答我:惧怕死亡是因为贪念的欲望;孩子惧怕黑暗,则是受大人们故弄玄虚的迷惑的结果。我再问自己:婴孩与老人有什么区别,为什么《圣经》里说只有婴孩才能进神的国?心里的我回答我:婴孩与老人没多大区别,前者是初始的纯,后者是沧桑的真;天国拒绝污秽和不洁!所以,只有既纯又真、童贞无瑕的婴儿才配进神的国。我紧接着问自己:弟弟是婴儿吗?心里的我回答我:是!他刚才生命垂危之时,还在念叨着“神啊,我还有什么隐而未显的罪?求你为我显明,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!”所以,他早已完全是婴儿。我继续问自己:弟弟惧怕黑暗吗?心里的我回答我:不怕!弟弟已没有黑暗。我仍然继续问自己:弟弟现在在做什么?心里的我回答我:正在迎着朝阳拔锚起航。我再继续问自己:弟弟路途遥远何时抵达?心里的我回答我:放心!刹那时光抵永恒。心里的我有问必答的话语,终于使我满意地笑了。

小邓给我送来了毛毯,并说弟弟仍安静地睡着。我对自己说,是该暖和一下了,脑筋快给冻僵了。“通向荣誉的路上,并不铺满鲜花”,我记不清楚这是哪位哲人讲的话了。弟弟走的是平坦的路吗?不是!弟弟走的是荣誉的路吗?也不是!弟弟走的是铺满鲜花的路吗?更不是!弟弟他走的是坎坷的路,走的是没有荣誉的路,走的是一条曲曲弯弯、坑坑洼洼又充满荆棘的小路,是一条通往那扇窄门的路。这条小路关山重重,遍布艰难险阻,没有名气、没有地位、没有权势、没有金银,只有苦难的熬炼,和对世界的放弃!但弟弟不顾这些,果决坚毅,坚韧不弃,以过人的忠勇和非常的意志,餐风饮露,昼夜不舍地往前奋进!原来,这百般的苦难背后,有着生命的尊严、高贵和永恒!怪不得,他才走得这么急,走得这么快。

街上已有起早的人走动了,

那是勤快人适当的行为。又有伟人的话语趁机钻进来:“认为死亡是对自然界的被迫纳贡,必定会深感恐惧,这是懦弱的表现。”我听了吓了一跳,这不是在说我吗?我是怕的!因为尽管我爱神,但我也爱着这个世界,我还有不少事情要做,还有不少牵挂!我越怕越想,越想越怕。也许,怕到极点又转向了——我想到了弟弟,他从生病起就没有惧怕死亡,就像当年父亲查出绝症后一直到死一样。子若父,一前一后一样的病,又一样地坦然无惧同赴死,父亲和弟弟啊,你们虽然平凡却壮健!你们了不起!“冷静地看待死亡,会发现它只是罪恶的救赎,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必经之路,是神圣而庄严的。”这段话好像也是那位伟人说的吧?我越想这话说得有道理,再仔细想想似乎又有些问题。从我刚才目击弟弟与死神搏斗五个小时的过程看,我觉得生是艰辛,死是艰难!弟弟饱受死亡的熬煎不叫屈不喊冤,实现了超越死亡的境界。可我和亲人们面对痛苦挣扎的弟弟,却始终没有那种冷静看待的能力!特别是懦弱的我,实在无法冷静看待弟弟走向死亡!更难以理解死亡是“神圣和庄严的”,培根你这老先生讲这些话很智慧很洒脱,但似乎也太理性了一点,甚至有些薄情,至少缺乏深刻。看了弟弟那种惨状、看了亲人们欲哭无泪的惨况,我不敢苟同你培根的词藻,也不会再投你的票。我想对我母亲、妻子、弟媳和大姐她们说:“你们经历了分娩的苦痛和喜悦,你们又经历并目睹了行将死亡的弟弟的痛苦和悲伤,你们才真正懂得什么叫深刻!因为,你们体验了生养的全过程,现在又看到弟弟走向死亡的全过程,看到了人在最终结局时的具体内容、细节和情景。这种情景是人类总体结局的缩影,也是人类最深刻的情结语言。所以,男人大多多少深刻,至少我自己很肤浅,也十分幼稚和懦弱。因此,培根老先生你千万别生气!我好像还记得你说过这样两段话:“人类的理解力动荡不安,它永不停止向前却又徒劳无功”、“要注意古时和今日两个维度:向古人要问什么是最好的,向今人要问什么是最适当的”,这话说得很好,富有哲理!那我现今用另一位贤哲的话语回答你:“究竟什么叫做理解,什么叫做认识,人类还在犯着糊涂。”我之所以引用这段话,因为现今我很糊涂,我实在想不通弟弟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坎坷?实在想不通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为什么会遭此厄运?实在想不通全能而仁慈的上帝为什么偏偏要这样急着带他走?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些究竟是什么原因?实在难以认识命运究竟是个什么东西?我在实在不理解和不认识的糊涂中为弟弟感到无比悲痛和忧伤!

烟头烫灼了我的手指,我又从梦呓中醒来。天,已渐渐亮了;街,行人已在穿梭。恢复了的感知告诉我:弟弟已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,即将迎来新升的曙光。我跨出车门,慢慢向病房大楼走去,耳旁传来弟弟的声音:“大哥,好了,我的重担卸下了。”■